

日本文学大师
作品精选集



夏目漱石

行人—草枕

〔日〕夏目漱石 著
李月婷马 丽 译

行人—くさまく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行人—草枕

行人—くさまくら

〔日〕夏目漱石 著

李月婷 马丽 译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人 草枕 / (日) 夏目漱石著 ; 李月婷 , 马丽译
.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15.1
(日本文学大师夏目漱石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5640-9916-9

I . ①行… II . ①夏… ②李… ③马… III . ①短篇小
说—小说集—日本—近代 IV . ① I3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2435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8.5

字 数 / 32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80.00 元 (全四册)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文案编辑 / 刘永兵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行人	1
朋友	2
哥哥	68
回家之后	156
烦恼	233
草枕	339

行人

李月婷 译

我，一个行人，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走着。我穿着灰色的衣服，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我的脚步沉重，每一步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街道两旁的建筑物高大而冰冷，它们的窗户像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每一个路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混合着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和人们的嘈杂声。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仿佛整个世界都与我隔绝开来。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它在地面上拉得长长的，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我想起家乡的街道，那里有熟悉的味道，有亲人的呼唤，有那盏在黄昏时分亮起的路灯。但现在，我只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默默地走着，像一个没有方向的旅人。

朋 友

—

刚到梅田车站，我就按母亲的吩咐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往冈田家。冈田是母亲那边的远亲，我不太清楚他究竟是母亲的什么亲戚，只是隐约记得他是母亲疏于走动的亲戚。

我一到大阪就去拜访冈田是有原因的。在来这里的一周前我和一位朋友约好，十天内在大阪会合，然后一起去爬高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再从伊势逛到名古屋。我们俩在商量的时候，都没有指定集合的地点，于是，我就随口把冈田的名字和住所告诉了朋友。

“那我一到大阪，给冈田家打电话就知道你到没到了吧？”朋友在临别前又确认了一遍。因为我也很怀疑冈田家到底有没有电话，所以提前跟朋友说好，如果冈田家没有电话，就给我发电报或者写信。朋友打算坐甲州线到諏访，然后从那里折回，经过木曾之后抵达大阪。我则打算沿东海道直接到京都，在那里逗留四五天办点事情之后再去看大阪。

因为我把约好的时间花在了京都，所以为了尽快知道朋友的消息，一出停车场我就必须立刻去拜访冈田。不过这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方便，跟刚提到的母亲吩咐我拜访冈田毫无关系。母亲跟我说，到了大阪一定要先去拜访冈田。为此，她往我包里塞了一些罐装点心，告诉我是带给冈田的礼物。

母亲这么做除了是传统的礼数外，实际上还为了另外一件事。

母亲和冈田在族谱上是怎样从本家分离出去的，又各自分属什么样的旁系，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我都不清楚。我对母亲委派的事情既无太大期待，也无太多兴趣，只是对许久未见的冈田还多少有点兴趣。记忆中的冈田是一位稳重，四方脸，想蓄须却又不易长胡须，连头发也渐渐稀疏的人。冈田会时不时到东京办事，但我总是错过，没能与他见面。因此也没有机会见到他那张因酗酒而涨红的四方脸。我在人力车上屈指一算，虽有五六年没见到冈田了，但感觉却像不久前的事一样。他颇为在意的头顶估计也开始秃了吧，我开始想象他稀疏的头发无法遮盖住头皮的形象。

冈田的头发跟我想的一样稀疏，住所却是新建的，比我想的清爽。

他说：“京都周边流行在不必要的地方砌堵高墙，叫人郁闷难受得慌，所以我建了个二层代替它。来，上来看一下。”我心里记挂着朋友，就问他，一位叫某某的人有没有什么消息。他有点茫然地回答说，没有。

二

我跟着冈田上了二楼。景色果然如他所夸赞的那样漂亮。太阳火辣辣地照在没有走廊的客厅窗户上，酷热难耐。壁龛上的挂轴已经翘了起来。

“这可不是太阳晒翘起来的。一年到头都挂在那里，浆糊不黏了，才那样的。”冈田一本正经地辩解道。

我忍不住想跟他说：“这幅画和你家很搭调。”冈田准备结婚的时候，父亲把这幅画给了他。当时，他得意扬扬地带着这幅画到我房间显摆了一番。我半开玩笑地逗他说：“这幅吴春（日本江户时期名画家松村月溪的别号）的画是假的，所以父亲才把画给你的。”我记得当时这句话把冈田惹恼了。

我们看着挂轴，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都像孩子似的笑了起来。冈田看样子是要坐在窗子边开始滔滔不绝了，我也只好穿着衬衣、裤子躺在那里奉陪。他跟我说了好多关于天下茶馆（丰臣秀吉休息过的地方，位于大阪西城区的地名）的情形，以及将来的发展、电车带来的便利等方面的事情。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只随口“是吗是吗”地敷衍着。可听着听着，我就觉得自己干了件蠢事，居然特意坐人力车到这个电车可以到的地方。之后，我们下了楼。

没多久，冈田的妻子回来了。她叫阿兼，姿色虽非上乘，可肌肤白皙

嫩滑，远看却也是个挺标致的美人。她是我父亲供职的某政府部门的下级官员的女儿，当时，她常拿着帮我们缝制好的衣服从厨房后门出入。冈田那时恰好是我家的食客，就住在靠近厨房的工读学生房里，他在那儿学习、睡午觉，时不时还在那里吃烤红薯。冈田和阿兼就是在那里认识的。至于他们从相识到结婚都经历了些什么过程，我不大清楚。虽然冈田是母亲的远亲，在我家却与其他工读学生无异，所以，女佣不方便跟我和哥哥说的事情却会毫无顾忌地跟冈田说。我曾听到过女佣们对冈田说：“冈田，阿兼向你问好呢！”但冈田一副全然不在意的神情，让我以为那不过是她们在捉弄冈田。之后，冈田从商业高中毕业，只身一人去了大阪的一家保险公司。据说，职位是父亲帮他争取到的。大概一年后，他又突然回到了东京。这次，他牵着阿兼的手回了大阪。据说，这是父母出面成全他的。我那时正想着爬了富士山后就去看甲州路，刚好不在家，事后听说让我稍稍有点诧异。细算一下，我在御殿场下车的时候正好错过了冈田进京迎娶新娘。

阿兼腋下夹着在格子门前折叠好的洋伞和小包，准备从玄关穿过厨房门的时候，样子略带了些难为情，脸在炽热的太阳烘烤下浸出汗水，红扑扑的。

“喂，有客人来了。”冈田在大吼的时候，阿兼刚好在里屋柔声说：“我回来了。”这声音猛地唤起了一段让人怀念的往事：我以前穿的碎白花衬衫和法兰绒衬衫都是她帮忙缝的。

三

阿兼待人明快稳重，没有一点卑贱出身的影子。她说：“两三天以前就在想，您大概快来了吧，我们一直盼着您的到来。”她的眼角散发出的妩媚，不仅比我妹妹优雅，样子也胜过妹妹几分。和阿兼的聊天让我觉得冈田特意到东京去接她是应该的。

五六年前，当这位年轻的妻子正值花季的时候，我对她的音容笑貌并不陌生，只是没机会跟她亲切交谈。如今，当我再见到冈田夫人，却没法应酬自如。我像对待跟自己同样身份却并不认识的女子那样，对她毕恭毕敬。不知冈田是觉得我这样子滑稽，还是因为见到我开心，时不时看着我笑。如果他只冲我笑也就算了，他还看着阿兼笑，但阿兼毫不在意。趁着阿兼有事回里屋的时候，冈田压低声音，碰了一下我的膝盖，语带嘲讽地说：“你怎么对她那么拘谨呀，不是以前就认识的吗？”

“真是一位好妻子呀。早知这样，我娶了她就好了。”

“别开玩笑！”冈田大笑着说。不一会儿，他认真地问我：“你不是跟你母亲说过她的坏话吗？”

“我说什么了？”

“你说：冈田真是可怜，竟带个那样的女人去大阪，只要再等等，我一

定给他找个不错的。”

“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

我虽这样回答，却觉得有些惶恐、狼狈。我算是明白了刚才冈田为什么不时用奇怪的眼神看他媳妇了。

“因为那事我被母亲狠狠地骂了一顿呢。她说：你一个学生懂什么！冈田的事，你爸爸跟我会做得让他满意的，你别在旁边多嘴，看着就行了。真被骂得挺惨的。”

我带着为自己辩解的语气把当时被母亲训斥的事情说得多少有些夸张。冈田笑得更开心了。

但是当阿兼再回到客厅时，我还是多少觉得有些尴尬。爱捉弄人的冈田故意对他老婆说：“刚才二郎一直在夸你呢，你可得好好谢谢他。”阿兼眼睛看着我笑着回答：“那是因为你一直在说我的坏话吧？”

晚饭前，我披上单和服跟冈田到山坡上散步。稀稀拉拉的房子和围墙让我不由得想起东京的郊外。突然，我开始挂念起约好在大阪见面的朋友，于是转向冈田：“你家没电话的吧？”冈田看起来一脸好心情地回答：“我家房子的构造看起来像有电话的吗？”

四

那是夏天里傍晚较长的日子，两人散步的山坡看起来尤为明亮，而远处的树木在暮色的笼罩下渐渐模糊隐入暗处，天空的颜色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我借着余晖看着冈田说：“你比在东京的时候开朗多了。气色也好，挺不错的。”

冈田含糊地回答说：“啊，那都是托你的福。”声音里充满了喜悦。

“晚饭差不多好了，咱们回吧。”冈田跟我说。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我突然对冈田说：“你跟阿兼相处得很融洽啊。”我是很严肃的，但冈田却觉得这是句玩笑话，笑而不语，但也未加否定。

过了一会儿，他的开朗突然消失了，像要说什么秘密似的压低了声音，眼睛盯着脚尖自言自语：“我跟她在一起五六年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孩子。这件事让我很伤神……”

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一直觉得天下没有一个人是为了生孩子才娶老婆的。但是，我无法判断是不是娶了老婆之后就会想要孩子。

我试着问他：“结了婚是不是就会想要孩子？”

“嗯……我也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孩子，但是，作为妻子不生孩子的话，总感觉不能很好地独当一面……”

原来冈田是用世俗标准衡量自己的老婆才想要孩子的。我想跟他说，如今世道艰辛，很多人想结婚却不敢要孩子，只好往后拖。一会儿，冈田又补充了一句：“再说，总是两个人感觉怪寂寞的。”

“正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人，感情才这么好的呀。”

“有了孩子之后，夫妻的感情会淡薄吗？”

冈田和我谈论着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饭桌上已经摆上了生鱼片、汤之类的，等着我们回来。阿兼化了个淡妆给我们斟酒，时不时会拿扇子给我扇风。每当这风吹到我脸上，我就能若有若无地闻到阿兼的脂粉香，那是比起啤酒、芥末更让人喜欢的香味。

我问阿兼：“冈田总是这么喝酒吗？”阿兼笑着说：“他呀，喝起来没完没了，能喝着呢。我拿他也没办法。”边说边故意瞥了丈夫一眼。“我哪有喝起来没完没了啊！”冈田说着拿起了旁边的扇子，在胸前啪嗒啪嗒扇了起来。我又猛地想起约好在这里见面的朋友。

“夫人，我们去散步之后，有没有一个叫三泽的人给我来信或者电报？”

“肯定没有。你不用担心的。这种事我老婆会记着的。阿兼，是吧？——叫三泽的来也好，不来也好，有什么关系？二郎，你是不是对我的房子不满意？还有，你是不是有件事必须要办呀？”

冈田说着，又往酒杯里咕嘟咕嘟倒满了啤酒。他已经醉醺醺的了。

五

那天晚上我留宿在了冈田家。一个人睡在二楼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蚊帐里的酷热让我无法忍受。为了不打扰到冈田夫妇，我轻手轻脚地打开了木板套窗。因为我是头朝窗边睡的，所以隔着蚊帐也能看到天空。我试着把脑袋从蚊帐的红底边下伸出去眺望，满天繁星闪闪发光。就算此时，我也没能忘记睡在一楼的冈田夫妇的过往。他们结了婚之后还能那么亲密，日子一定过得很幸福吧，我不由得心生羡慕。虽然我有点担心毫无音信的三泽，但在这么幸福的家庭做客，在这里悠闲地等他四五天也不是什么坏事。对我而言，最无所谓的就是冈田提到的“那件事”。

第二天，我一睁开眼，就听到窗下小院传来了冈田的声音。

“喂，阿兼，牵牛花终于开了，快来看呀！”

我看了看表，又趴在了床上，然后划根火柴点了支敷岛牌香烟，在黑暗中等着阿兼的回答，但却听不到阿兼的声音。冈田又叫了两三遍：“喂！喂！阿兼！”一会儿，清楚地听到阿兼回答：“你呀，真是个性子。刚才厨房里忙得很，哪儿顾得上看什么牵牛花呀。”阿兼好像从厨房出来站在了客厅走廊上。“不过，花开得确实挺漂亮的。——金鱼怎么样了？”

“金鱼还活着呢，不过这东西确实挺难养的。”

我估计阿兼会对曾经濒死的金鱼说点感伤的话，便抽着烟听着，可是阿兼始终都没再说话，连冈田的声音都听不见了。我扔了烟站起来，顺着楼梯往下走，每走一级都发出咯吱的声响。

三人吃完饭后，冈田就要去上班了，他很遗憾不能带我到处逛逛。我跟他说，在来这里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坐在那里注视着——一身白色立领制服的冈田。

冈田像忽然想到什么似的说：“哦，阿兼，你要有时间就带二郎到处逛逛吧。”阿兼一反常态，既没有回答她丈夫，对我也没有任何表示。我忙说：“啊，没事儿的。我跟你到你公司附近去溜达溜达吧。”说着站了起来。阿兼到玄关帮我拿了伞递过来，简单地说了句：“早点回来。”

我不得不上下两次电车，在冈田工作的岩石制品公司附近随便转转。不知是不是同一条河，水面跃入我的眼帘两三次。实在是热得不行了，我又回到了冈田家。

上了二楼，进入昨晚休息的六张榻榻米大的那间房——我已经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房间——刚躺下，从下面传来爬楼声，阿兼上来了。我吃了一惊，忙把脱下的衣服又重新披上。阿兼昨天还梳的向前蓬起的头发，不知何时变成了大圆髻，粉红色的发带从发髻中露了出来。

六

阿兼把放在黑盘子上的一瓶汽水放在我面前说：“喝一点吧。”我边说“谢谢”边想把盘子往自己这边移。阿兼说：“您别动，我来。”她说着就把瓶子拿了起来。我只好默默地看着阿兼白嫩的双手。昨天没留意，阿兼手上的戒指闪闪发光。

我端起杯子润了润嗓子，阿兼从和服腰带中拿出了一张明信片。

阿兼莞尔一笑，说：“您刚出去就收到了。”我看到上面写了“三泽”两字。

“终于到了呀。让您好等啊……”

我笑着翻看了背面。

明信片上只写了几个大大的字：我会晚到一两天。

“感觉像封电报一样。”

“所以刚才您就笑了？”

“倒也不是这个原因，只是感觉太……”

阿兼没接着往下说。我想逗阿兼笑，就问：“太什么？”

“感觉太可惜了。”

阿兼很有意思地说，她的父亲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给阿兼寄的信，从来都是明信片，把要说的事情密密麻麻写成十五行蝇头小字。我已经完

全忘了三泽的事，只顾着和阿兼聊这聊那。

“夫人，您不想要孩子吗？像这样一个人在家会无聊吧。”

“不会的。可能因为我生在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所以一直觉得没有比孩子更让父母辛苦的了。”

“但是，一两个孩子的话应该还好吧。冈田说没有孩子觉得非常寂寞。”

阿兼什么都没说，眺望着窗外。她转过头来的时候，也没有看我，而是盯着榻榻米上的汽水瓶。我没有察觉到，接着问：“夫人，您为什么不生孩子呢？”阿兼一下子涨红了脸。我很后悔，因为是熟人才问的，没想到却引起了尴尬，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补救。当时只是觉得对不起阿兼，压根没去想她脸红的原因。

要让这位年轻的妻子从坐立不安的窘态中解脱出来的话，就必须转换话题。我端出了从来都觉得不重要的“那件事”，阿兼马上恢复了原本的态度。可能是她觉得应该是丈夫负责的事，所以不愿多说一句。我也就没再刨根问底。